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► 論指歸 辨訛謬—《藏園群書題記》籀讀

doi:10.6203/BQ.2011.12.45.3.06

書目季刊, 45(3), 2011

Bibliography Quarterly, 45(3), 2011

作者/Author: 陳仕華

頁數/Page: 121-130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: 2011/12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6203/BQ.2011.12.45.3.06>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論指歸 辨訛謬

——《藏園群書題記》籀讀

陳仕華*

提要 傅增湘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共五八〇篇，按四庫分類，編為二十卷，其篇數、字數是歷代題跋書目之冠。余嘉錫《題記》序謂其所作藏書題記，「於板本校讎二者，自道其所得，實能開自來目錄家所未有」。本文試從撰者生平、著書之緣起及大旨得失、探求板本源流異同、校勘文字蒐集佚文、尊重前賢廣引博徵、自抒議論與記得書經過六方面，剖析其體例，以反映題跋記發展之軌跡。並進而窺見如何藉此謀畫，出版善本，化身千百，以廣流傳。以求善本能為大眾所利用，而吾國之文化能因以不墜。

關鍵詞 目錄學 題跋記 傅增湘 藏園群書題記

傅增湘(1872-1950)字沅叔，晚號藏園，取東坡詩「萬人如海一身藏」之意。四川江安人。早年入保定連池書院習業，光緒三十四年中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。宣統元年官直隸提學史。民國初年曾任日本留學生監督、北洋政府諮議、約法會議議員、教育總長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等職。

傅老是近代著名之目錄板本學家，藏書之所曰雙鑑樓，所儲甚富，尤多善本。除擇其罕見者如宋本《周易》單疏，元本《困學紀聞》等自行影印外，上海涵芬樓輯印《四部叢刊》，其底本即多有假自雙鑑樓者。傅老編著有《雙鑑樓善本書目》、《續目》、《藏園老人遺稿》、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、《宋代蜀文輯存》等。其中《宋代蜀文輯存》一百卷，包括四百五十位四川鄉

* 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
賢，二千六百餘篇文章。序文云：「發兩宋沈晦之文章，以存千百輩蜀賢之志事。」可謂實現其念茲在茲生為蜀人，宜對故鄉有所建樹之心願。

—

《題記》初集八卷一百六十二首，皆歷年載於天津國聞周報，曾四次彙刊為《藏園群書題記》一至四集。民國二十七年戊寅，取後此所作一百四十八首，編為六卷（第六卷為補遺），以仿宋聚珍本排印，題曰續集。嗣以先行於世之四集售罄，民國三十一年壬午略加釐正，重事編排，析為八卷。次年仿續集版式刊行。前集目錄後附傅老識語。續集冠民國二十七年武陵余嘉錫序。按續集各篇，多曾刊載於《國立北平圖書館刊》、《圖書館學季刊》等，取與續集相比，每略有出入，蓋彙印時曾經傅氏修正，故可視為定本。傅老生平藏書二十萬卷，其中以善本手自校勘者，約一萬六千卷。加之交游既廣，南北徵見。又曾訪書東瀛，經眼善本，撰有《藏園東遊別錄》。故閱目既多，鑑別自精。

1938年後，傅老又撰作不已，嘗反復披閱，屢有增刪，欲編成三集八卷，未及問世，而撒手辭世。迨至1989年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出版，^❶是原初集、續集、三集的總匯重編本，共五八〇篇，按四庫分類，編為二十卷，其篇數、字數是歷代題跋書目之冠。

二

余嘉錫《題記》序云：「藏園聚書數萬卷，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。聞人有異書，必定從之假讀。……暇時輒取新舊刻本，躬自校讎，……所校都一萬數千卷，皆已定可繕寫。每讀一書，輒為題跋一首，敘板本之同異，辨字句之譌謬，燭照數計，既精且博。至於撰人仕履，著書旨意。必詳人所不能詳，其常見者則略焉。」並謂「使學者因以窺見板本文字之異同，於讀書知所別擇。蓋先生嘉惠後學之心，如此其拳拳不已也。」又云：「至於校讎之學，尤先生

❶ 傅熹年整理：《藏園群書題記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6月），1105頁。

專門名家。平生所校書，於舊本不輕改，亦不曲徇。務求得古人真面目。……故其所作藏書題記，於板本校讎二者，自道其所得，實能開自來目錄家所未有。」故余氏稱讚其書「與《四庫提要》合而觀之，而後《隋志》所稱劉向『論其指歸，辨其訛謬』者，義乃大備。」蓋「辨其訛謬」則書之大旨明，欲書之大旨明，除詳讀一書之內容外，其校勘之事豈可不為。而欲為校勘之事，則一書之板本焉能不明。是則藉由板本甄別、校勘訛謬，然後可「論其指歸」。庚午年（1930）傅老《雙鑑樓藏書續記序》云：「舉凡行格、版式、卷第、編次、序跋、題識、收藏印章，咸著於篇，用資稽考。至如板本源流，文字異同，披校所及，亦綴簡末。」後之《題記》多做是例，是知異於一般體制，進而有提要之性質。故必有可論者，今試剖析如下：

(一) 撰者生平

《題記》於見諸四庫之書，則略其撰人仕履，不見四庫者，則詳考之。此知人論世之意。故於〈士禮居鈔本吳梅村詩箋跋〉（頁八六九），以為梅村「身閱桑海，出處情緒，多可憫傷，故其詩觸事抒懷，含情隱約。若徒賞其詞采豐華，音節淒厲，而不悉其身世之源委，時事之遷流，則託興深微，其於知人論世之旨去之遠矣」，故對於程迓亭之詳箋其事蹟，而於「詞旨典實，多付闕如」，不以為意。又如徐健庵所撰《遂園楔飲集》，跋語記其在領故宮圖書館時，於懋勤殿搜得秘篋中，儲故牘六七十通，皆江南士民控訴健庵不軌之事（頁九八〇）。但於再跋時又記健庵恐為人所構陷，與夙所聞者不同，故備錄秦小峴〈遂園修楔補圖書後〉，以為參證。足見其治學態度嚴謹，論人不苟。（頁九八二）又如〈龔孝拱手書小學三種跋〉（頁五二）引譚復堂所為傳略，則重在辯駁「世傳其導引英軍焚圓明園事，皆非事實」，以還其名譽。至於〈校寫本陳柏玉文集跋〉（頁五六九），則記載傅老請北洋女學之學生合寫其集，並將其姓名籍貫事蹟，記其跋後。以誌不忘，是其鈔者亦為之誌。

(二) 著書之緣起及大旨得失

《題記》多能詳著書之緣起及大旨得失，此為涉學指導之意。如〈四庫館寫本春秋會義跋〉（頁二九）引徐松《宋會要輯稿》崇儒門求書類之記載，「以

證此書在宋南渡初已有盛名，且經進御矣」，是明其著書緣起。又如〈校靖康要錄跋〉（頁一一五）中因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未載此書，遂定成書年代當在紹熙以後，「其時《建康實錄》因以告成，朝士可得寓目，有志者追維虜禍，發憤而成此篇，以為和戰紛紜，因循誤國之炯戒」。此定成書之年代。

《題記》亦記書之篇目，如〈校朝鮮史略跋〉（頁一七一），即載卷一紀東國古事，卷二新羅紀，卷三至卷六皆高麗紀。又如〈宋江西詩派本東萊先生詩集三卷外集三卷書後〉（頁七二二）將外集三卷目錄抄錄一過，則其書之大旨自明。又如〈校蜀鑑跋〉（頁一三七）中指正方正學與四庫館臣皆未能觸及書之本意，並以當時史書為證，以明其大旨，云：「推其書成之日，正韃靼陷蜀之時，序言中興以來，保蜀如元氣，世歷百年，外有虎噬之虞，內懷積勞之憂，蜀之為蜀，非全盛比。則所由燕居深念，目擊心動者，固凜凜於禍至之無日，而非徒為無病之呻吟，危詞以聳聽也。」以見作者著書之深意。

又如明代遺老顧亭林撰《歷代宅京記》，傅老跋云：「彙集歷朝建都方域制度，以成此書，……以求古今興衰之迹，後之謀國者，宜可以深長思矣。」（頁二〇一）直寫亭林胸臆，而書之大旨亦明。

至於評騭書之得失，傅老亦頗精到，如〈汪鈍翁手評杜工部全集跋〉（頁五九〇）中，則直指其「詞意簡略，或標領名句，或撮舉單詞，或遇人物品粗加詮釋，而於詞旨精要，篇章構造，絕少論及，蓋詩學本非當行，此乃瀏覽之餘，興到偶而命筆，故不能如竹垞義門之精詣也」。《題記》更有於跋中因文論人者，如〈薛許昌詩集跋〉（頁六二七）中云薛能於詩中疵議孔明，而其身為人所逐，辱身喪家而償國事，可謂「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」而致其哀。《題記》評品文章，自有其見解。

（三）探求板本源流異同

余嘉錫序嘗云傅老之於書「如貪夫之攏百貨，奇珍異寶，竹頭木屑，細大不捐，手權輕重，日辨真贗，人不能毫髮欺，蓋其見之者博，故察之也詳」，故《題記》中多詳板本源流異同，如〈明金臺汪諒刊本史記跋〉（頁六九），首起即緣記明刊《史記》後世通行稱善本者，有震澤王氏、金臺汪氏、關西廖氏及秦藩府刻凡四本，且一一敘其所源，較其優劣。而傅老此意，即在校勘時能

多用異本，以求正確。如〈宋本謝宣城集跋〉（頁五二二）即將十一種板本，臚舉於後，並考其源流得失之故。〈校北夢瑣言跋〉（頁四二〇）云：「昔人謂不盡觀天下書，慎勿妄下雌黃，余更為之進一解曰，讀書不得舊本，慎勿輕言校勘。」若未能多見舊本而校，則其書必多誤。《四庫全書》所收郭允蹈《蜀鑑》即因未能多見舊本，致刪乙增改者，通七百二十餘字。（頁一三五）如按語於卷五「晉安帝元興二年二月，桓玄僭位句」，今本脫「興二」兩字，而四庫館臣云「以與史不符，疑之」，是不知其奪兩字，而有此謬誤。故傅氏於〈校明鈔本李衛公文集跋〉（頁六二一）中謂「古鈔名校具有神解」。但事亦未必盡然，如明鈔《抱朴子》，從道藏本出，而文字淆誤者甚多，傅老以為「其誤亦自道藏啟之，學者尊為古本，遂循習而未察耳」（頁五二一），是亦非古本為最佳。又如《四庫全書》大典輯本，即以館中初錄原本，未經館臣潤色筆削者為佳，證之《雪山集》（頁七三〇）、《山房集》（頁七四七）可知。故傅老於跋中謂：「余言益可自信矣」。

自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喜論板本刊雕之工拙，後人踵事增華，於雕板之記載，更為精細。傅老《題記》亦多載書之行格、字體、刻工、避諱、鈐印等多項，如〈淳熙刊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跋〉（頁一二七）即以上述諸項，定宋時小字有四本，並云：「世人矜言板本之學，大抵窮搜目錄，考其行款，或參摩書影，記其格式，遂謂綱要盡在是矣。然此第為尋行數墨者言耳，若欲確定年代先後，風氣遷移，與夫修補重刊，初開晚印之異趣，非博通廣覽，親見原書，殆未易以空言而懸決也」。此言親見原書，為鑒定之不二法門。而所謂「猶有古人寫書遺意」（〈北宋本范文正公文集跋〉頁六五三），是皆需親炙其書，方能體會。尤其是賈人剝改之跡，頗難深察，《宋本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跋》（頁九二七）云：「又前丁、前辛兩集細審標題下，及版心書名下，皆有補綴痕，余意此兩字必為後集，賈人剝去以彌此闕，《提要》謂後集佚去者，蓋視之未諦耳。更可異者，各集皆序記書論之文，此兩卷以章奏之文插入，要為不倫，此又可斷為取後集孱補之一證也」。可見傅老心思細如毫芒，能見人所不能見。

（四）校勘文字，蒐集佚文

明辨板本源流異同，其旨即在窺見板本文字之異同，以辨別字句之譌謬。

〈元本韓魯齊三家詩考跋〉（頁一三）中載楊協卿盛稱元本較勝，而詆《玉海》通行本舛謬百出，待傅老以之校勘，則遠在《玉海》本之下，與楊氏所云正相反。此皆因楊氏「校讎未嘗致力，偶儲殘帙，特自矜異，且未觀其全，深為惋惜，頗有敝帚千金之意，若悉心勘讀，將不待終篇，而已惘然自失矣」。故書是否為精善，需待校勘方知。又如傅老以宋寫本《楊太后宮詞》校毛氏綠君亭刊本，發現毛本譌誤滿紙，其跋云：「汲古刊書，久稱世業，咸推善本，且又親見宋人原帙，乃輒逞私臆，輕改古書，竟訛失至此。則其他梨棗紛紜，連車塞棟者，又豈堪盡信耶。」（頁七四八）是名家刊本，亦需校勘方知是否精善。

《題記》中載錄校記，往往連篇累牘，甚且將校例表出，如〈校本文苑英華跋〉（頁八九四）中即列訂正之事，分為數端：異字、疑字、脫訛、脫句、補注、錯簡、脫全篇、脫全葉、補校記、補撰人等諸大項。於校讎之學，大有裨益。

傅老於《題記》中因校勘而蒐得之佚文亦皆表出，如〈校蘇伯脩滋溪文稿書後〉（頁八〇八）中載得佚文二十七篇。〈校唐國史補跋〉（頁四一八）中以《太平廣記》校，可補者四條。〈元本韓魯齊三家詩考跋〉（頁一三）謂元本有〈三家傳授圖〉及文及翁〈序〉，各本皆不見，賴此本補出。此皆附誌於《題記》中，冀後人得以補輯。校勘文字，蒐集佚文，其拳拳於此者，皆為期能見原本之書，但傅老於校勘更有另一層認識，嘗序《舊五代史輯本發覆》（頁一〇六四）云：

或謂援菴之於《薛史》其致力可謂精專，然使一旦原本復出，則今日勤勤所獲者，異時或委之如敝屣，視之若筌蹄矣。以余觀之，竊不謂然。夫古刻雖珍，祇足供校讎之用，若此編之作，則抉取點竄之文，以推求避忌之意，當時似隱為規約，故館中諸臣，雖鴻碩魁儒不得不執筆俯仰，以從其後。用特區為事例，使學者知《薛史》絕續之交，尚存此一段公案，以待後世之亭平，非僅以訂訛補逸為能事，則此編固宜附《薛史》以長存，而援菴窮年焮掌之功為不徒矣。且匪獨此也，凡有清一代敕編之籍，官撰之書，皆可遵循此例，窺尋筆削之旨，以揭其縛束鈐制之威，是援菴此作寧獨為《薛史》發其覆乎！

傅老亟欲以援庵之校勘輯本，而窺尋清廷筆削之旨。其所見者大矣。非僅以訂訛補逸為能事，可見校勘學之另一深層作用。

(五) 尊重前賢，廣引博徵

《題記》中頗見引用原書序跋，如〈百粵風土記跋〉（頁二二八）中即載錄謝肇淛自序。〈鈔本逃虛類稿跋〉（頁八四四）引姚廣孝自序，並云「此書未見刻本，因錄其原序於後」。亦錄後人題跋批註語，如〈徐北溟補注顏氏家訓跋〉（頁三五五）即錄嚴久能手跋兩通，並徐氏眉間批註語。〈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〉（頁二四）及〈宋刊本方言跋〉（頁四七）皆載錄李盛鐸題記，於今人之題記，能擇善而從之。今檢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^②皆不見此文。《題記》於後人讀書筆記亦多引用，如〈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跋〉（頁九二二）中，為辨嚴鐵橋是否攘孫星衍之作為己有，而條列引用：李申耆《年譜》、俞樾《癸巳存稿》、《譚復堂日記》、楊惺吾《晦明軒稿》等諸家之言。如此廣引博徵除尊重前賢外，讀者亦可於諸文中，知著書之緣起大旨。而引錄序文，蓋為著者所自撰，當較他人之言，深切著明也。^③

(六) 自抒議論與記得書經過

傅老身當亂世，讀書每有所感，則於《題記》中自抒議論，橫肆激昂。如〈明鈔本大金國志跋〉（頁一五八）即以近三千字之篇幅，論述大金由叛遼而至亡國之事蹟。並云：「竊見國家敗亡之兆，常伏於全盛之時，其持盈保泰之機緘。秉國者宜先事而立防，毋事至而圖救，則於國本治原之道，其庶幾矣」。又如〈漢天師世家跋〉（頁五二八）於傅本略為敘述後，即「因茲書所述，撮其大要，列為世表，舉其肇始之原與夫昌大之故，裨談宗教者有所考焉」，此文對研究中國道教史者，當有助益。

《題記》中亦頗記得書求書經過，或記賣者因病求藥餌之資，感其言而持金載之以歸（頁四七〈宋刊本方言跋〉）。或經六年，流傳數姓，而卒入篋藏，而

^② 張玉範整理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5年。

^③ 余嘉錫：《目錄學發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7年），頁83。

謂「於茲書殆有夙緣」（頁七六〈宋刊本後漢書殘本跋〉）。或因書未能求得完秩，則揭其大略，並謂「並世藏家有皮存是編者，敬當望風百拜，求為一瓶之假設，設如萬分之一，使原書復出，闕卷適符，則豐城劍合，樂昌鏡圓，更可為書林增一佳話，此尤鄙人所馨香禱祝而冀得一遇者也」（頁二七六〈影宋本閩範跋〉）此皆可見傅老求書之真性情。藏書家既有裨於學術，則其生平大略，聞而無聞者，亦當有所表彰，故如〈宋刊殘本西漢會要跋〉（頁二五五）、〈明鈔本北堂書鈔跋〉（頁四六二）皆載藏家寶康事蹟。此皆可為藏書家之史料。

又如〈宋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跋〉（頁六八一）中云：「余嘗謂古書名翰，數百年來歷劫僅存者，其光氣必騰溢於天壤。後人實愛摩挲，其意志專誠，上與古人之精神陰為契合，而冥漠中似更有神物以護持。其間必不任其磨滅銷沈，隨水火塵埃以俱逝。故余生平所獲殘籍，苟其珍奇罕覩者，往往窮搜博訪，不旋踵而離者使復合，缺者乃更全，彼其相值之巧，若有鬼神來相詔語」。詳述因緣，誌諸卷尾之意，乃在「使後人得吾書者，尚冀勤加護持，勿負余之苦心可耳」，其寶愛之心油然可見。

《題記》文辭流麗，讀來盎然有趣，如〈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跋〉（頁一四）記其校後之境：「時大雪初霽，園林皎然，玉潤珠暉，清光襲人几案間，與冷淡生活之趣相映發。笳鼓嚴城中，乃有蕭然物外之想。吁，可樂也。」此書校於癸酉（1933）二月，當時日寇侵華，傅老故有此語。而傅老於家國之思與嗜書之情，常躍然紙上。如〈宋本宛陵先生集跋〉（頁六六一）中云：「藏園居士記於暘台山麓清泉吟社。時環山十餘里，杏林怒發，連岡被嶺，雲蔚霞蒸，可謂錦繡萬花谷矣。目炫紅紫，手玩丹鉛，嬉春勝賞，惜不得素心人共此晨夕，掩卷為之無然。」讀之珊然可愛。其流瀉校書之心情，有黃薨園題記之意致。故讀之不致枯燥乏味，使人掩卷釋手。

三

如上所述，《題記》成果豐碩，自然與傅老所見者多有關，能左右逢源，自出見地。而其於1929年卸任故宮圖書館館長之職，即赴日本訪書，能見域外遺珍，增廣見聞，而多所假借。除此之外，藏書題記之體制亦有其發展之路徑，

尤其至張金吾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已匯合書目、題跋記、解題、輯錄序跋四者而成一完整結構。《藏園群書題記》正反映此種發展。

晚清之際，因世局變亂，私家藏書樓逐漸沒落，珍秘散出，尤以甬宋樓藏書售與日人，衝擊最大。董康所謂「古芬未墜，異域言歸，反不如臺城之炬，絳雲之燼，魂魄猶長守故都也」。當時士人之心情由此可知。《題記》〈宋拓本隸韻跋〉（頁五五）記其本遞藏數姓，並云：「今苟圃雖幸獲藏，然駸駸又不自保矣！嗚呼！以寥寥之殘帙，百餘年來流轉者凡歷六七姓。《雲烟過眼》，公謹所以名篇。後此之墜雨飄風，正不知屬諸誰氏。摩挲展翫之餘，不禁感喟橫集矣。」藉此圖籍之遞藏，頗見其世事無常之感。加之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涵芬樓為日寇炮火所燬，次日傅老馳電張菊生，殷切相詢，^④所謂「時事萬變，前途茫茫」，是皆可見傅老面對亂世之心境。故題跋記不再只是載記善本，炫奇耀世而已，而重在記載家遞藏情形，板本之異同。假觀借閱，雖驚鴻一瞥，亦詳細記錄。期能羅列眾本，以求精善之本。此在《題記》中皆能一一考見。

世亂日亟，而藏家之散出愈多。蒐集善本，固是一事，而能將之化身千百，輯印成叢書，則更為美事。故黃氏士禮居創之於前，楊氏《古逸叢書》倡之於後。傅老更拳拳於此，如〈寫本歷代宅京記跋〉（頁二〇一）云：「余以宅京之利害，深繫於國本，而朱刻所刻乃紕謬如是，故舉其失，冀得有志之士，據來賢堂本，以廣其傳。庶治史者得以參稽，無或沿訛襲謬，以大負先生纂述之勤，則幸矣。」傅老於壬子年得宋慶元尋陽郡齋刊本《方言》，此本清初歸季滄葦，《延令宋本書目》著錄，後則無所見。至光緒中葉為盛伯羲所獲，意欲重刊，而有志未竟。故傅老銳志刊布，以公諸世。「先付日人小林忠治郎精印珂羅版百部，又經故人吳佩伯在天津官報局石印數十部，後屬湖北陶子麟影宋刊板，登諸《蜀賢遺書》之首，未幾，涵芬樓創印《四部叢刊》，又取宋本縮印，列入其中，從此千百本流行於海內外，區區傳古之願得以大償，寧非幸歟！」（頁一〇一七）遂心的喜悅，溢於言表。

廣傳善本，以杜謬種。在亂世中面對圖籍的散佚傳存，更有其積極面。傅

^④ 張元濟、傅增湘著：《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頁282。

老與張菊生，一南一北，於善本之蒐輯，不遺餘力，作為《四部叢刊》之發起人。^⑤印行事宜，往往見於往來書札。張菊生輯印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其中《南齊書》、《魏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五代史記》等即為沅叔鄴架。菊生亦嘗為傅老印行《百衲本資治通鑑》、《陳伯玉集》、《北山錄》等書。無論板式、紙張、校勘、描潤，悉用心經營，^⑥此皆實際作為，期使善本得以流傳。

輯印之本，固可以原本影印覆刊，但亦需校勘文字，以求精善。故其校記雖連篇累牘，亦載錄於《題記》中，甚或有迻錄於叢刊本之後者。至於孤本行世，其撰者之生平，書之大旨得失，亦必紹介之，此提要之體制當見於題跋記中。

由論及板本之遞藏源流，以見某本之精善。又為精益求精，故藉精善之本，再加精校。進而謀畫出版，化身千百，以廣流傳。此皆求善本能為大眾所利用，而吾國之文化能因以不墜。

如此看來，傅老的《題記》就時代背景而論，其意義益見彰顯。

⑤ 張樹年主編：《張元濟年譜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1年），頁173。

⑥ 同註④，頁81、123。